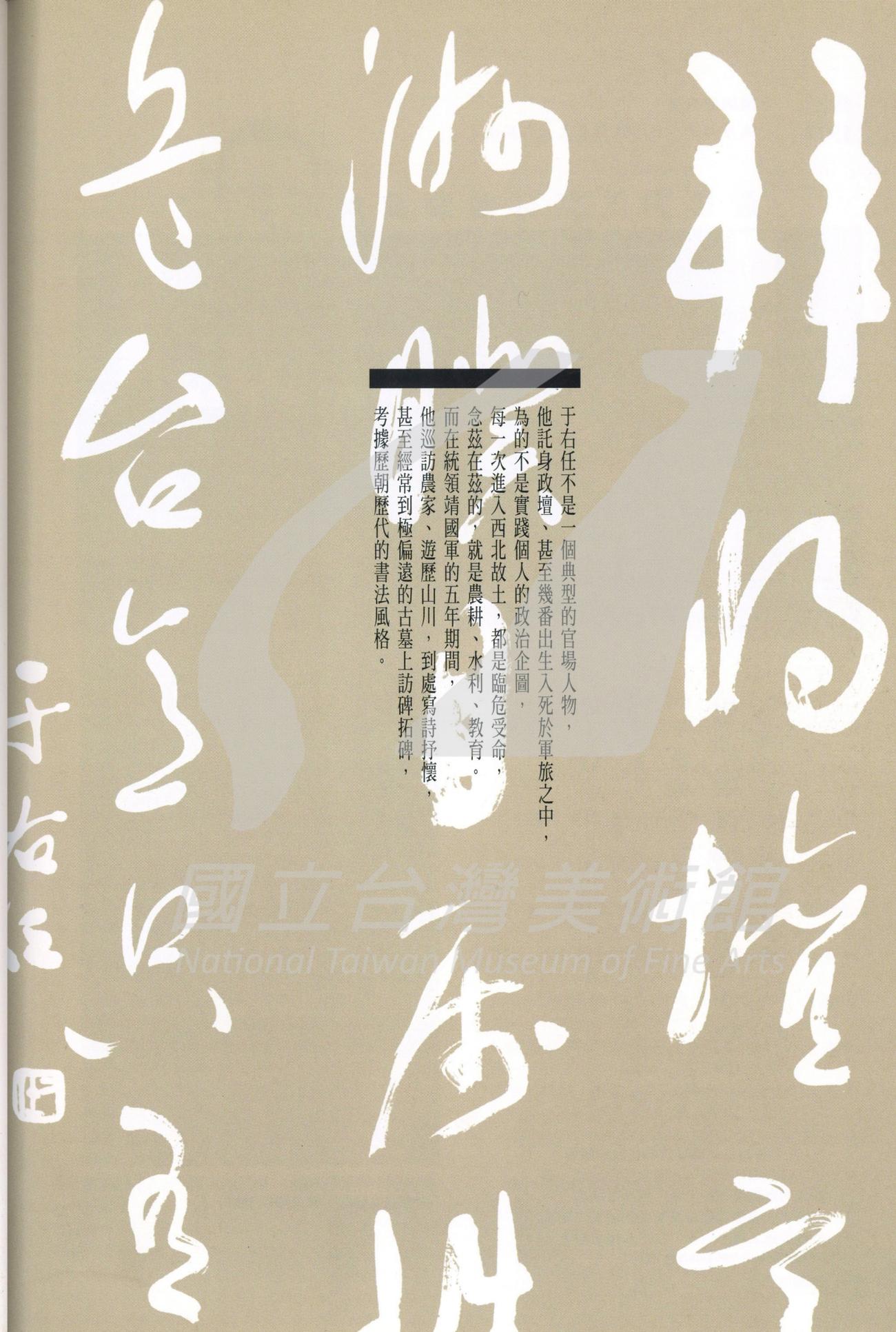


### 三 ■ 曳杖尋碑去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于右任不是一個典型的官場人物，他託身政壇，甚至幾番出生入死於軍旅之中，為的不是實踐個人的政治企圖，每一次進入西北故土，都是臨危受命，念茲在茲的，就是農耕、水利、教育。而在統領靖國軍的五年期間，他巡訪農家、遊歷山川，到處寫詩抒懷，甚至經常到極偏遠的古墓上訪碑拓碑，考據歷朝歷代的書法風格。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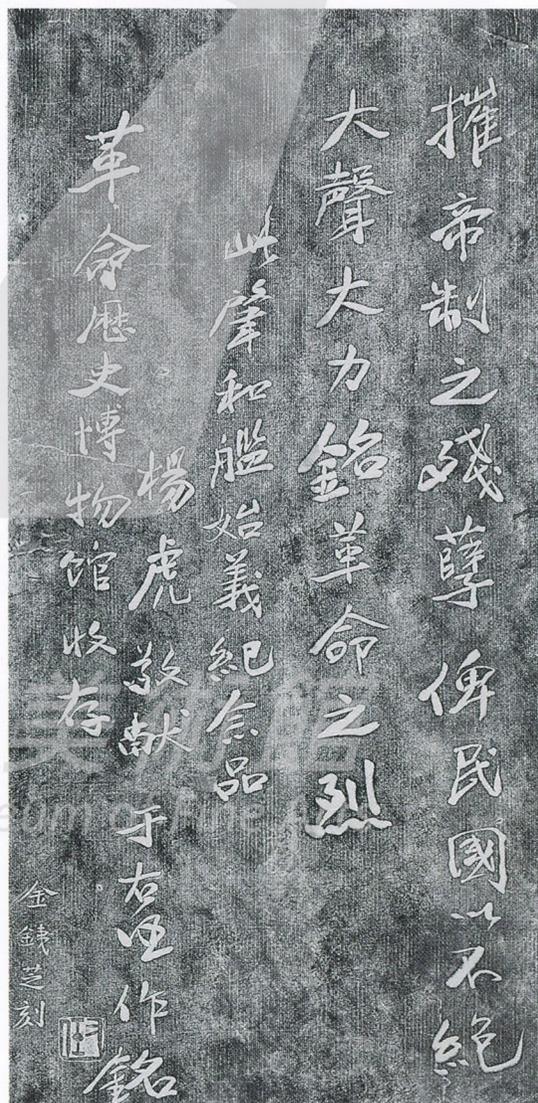
1923 ◆ 陳炯明叛變。

1924 ◆ 五月二十八日，伯母房太夫人病逝。

于右任從鳳翔脫險逃出，翻過秦嶺，沿嘉陵江到重慶，再由重慶搭船到上海。此時剛剛在廣州經歷過陳炯明叛變的孫中山也來到上海，兩個人都是死裡逃生，驚魂未定，碰面談起闊別五年來革命事業的種種不如意事，雖然鬥志不減，卻也不勝唏噓，但孫中山仍勉勵安慰于右任說：「失敗何傷？我亦失敗來此也。」



3-2 陳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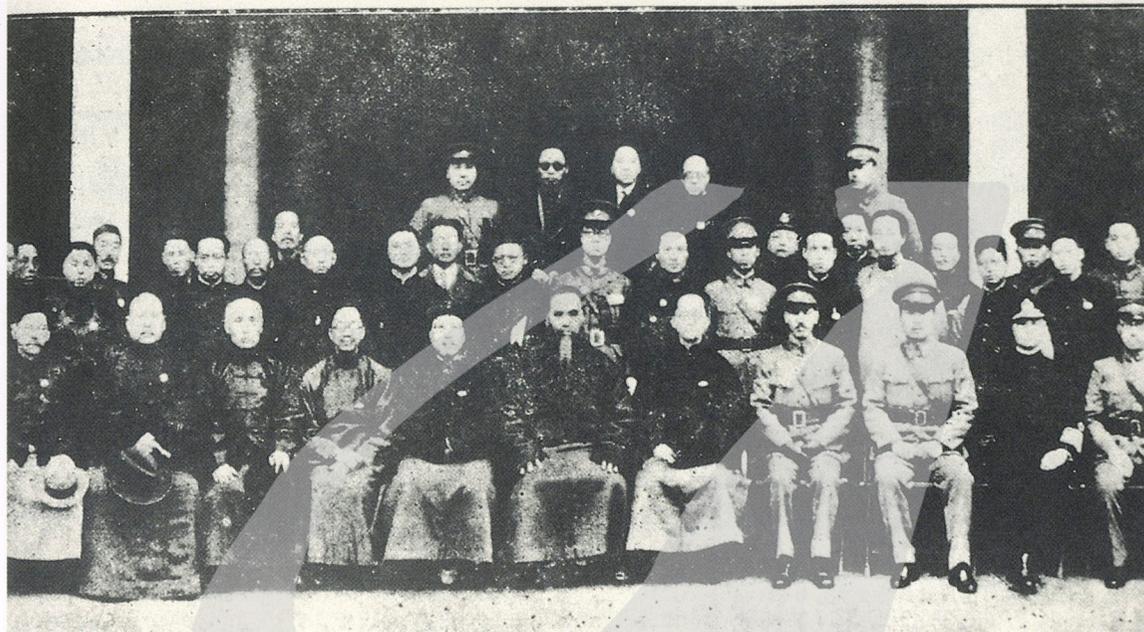


3-3 〈肇和艦始義紀念〉  
「推帝制之殘孽，俾民國以不絕。」

我直請國軍失敗後，由隴南經白水江、嘉陵江而到重慶，由重慶而到上海。其在民國十一年第二日即是總理在廣東遇陳炯明之變亂失敗後到上海的日子，我們去碼頭迎接。

3-1 于右任自述靖國軍失敗後脫險經過  
我在靖國軍失敗後，由隴南經白水江、嘉陵江而到重慶而到上海，其在民國十一年第二日即是總理在廣東遇陳炯明之變亂失敗後到上海的日子，我們去碼頭迎接。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提供)

二十二年 影攝禮典職就長院于院察監



3-4 民國二十年于右任(前排左六)擔任監察院長的典禮紀念照

于右任從陝西回到南方，也就是民國十一年以後，歷任中央執行委員，並一度與蔣介石、譚延闓三人擔任中央執行委員的主席團，又從民國二十年起出任監察院長長達三十四年，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他的下半輩子可說是位極人臣，在國民政府的行政體系中享有非常崇隆的地位。但整體而言，于右任卻不是一個典型的官場人物，他託身政壇、甚至幾番出生入死於軍旅之中，為的並不是實踐個人的政治企圖，而是為了給故鄉

的百姓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他威望很高，儼然是西北人的精神領袖，但每一次進入西北故土，卻都是臨危受命，念茲在茲的，就是農耕、水利、教育。而在統領靖國軍的五年期間，他巡訪農家、遊歷山川，到處寫詩抒懷，甚至經常到極偏遠的古墳上訪碑拓碑，考據歷朝歷代的書法風格，他的這種文人思想與作為，不但與當時唯利是圖的軍閥大相逕庭，就是與其他國民黨的官員比起來，也有很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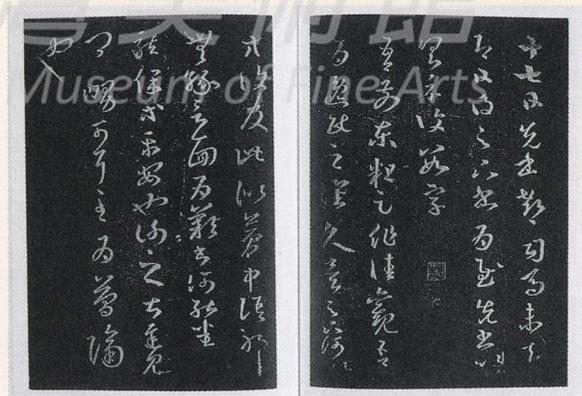
- 1925 ◆國父病逝北平。
- 1927 ◆北伐勝利，國民政府成立。
- 1928 ◆張學良宣布東三省易幟，中國復歸統一。

●于右任結束靖國軍的事業之時，國民黨軍已經開始誓師北伐了，民國十五年間，北伐的軍隊再次在陝西失利，于右任又銜命繞道西伯利亞回西北，收拾舊有的部屬加入北伐。這場戰役底定之後，他回到南方的國民政府坐鎮監察院，經歷了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其間也曾經幾次重回西北、新疆等地安撫民心，但從此不曾再涉及戰事，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他時年接近五十歲，書法藝術也跟著進入了另一個全新的階段。

●于右任書藝的萌芽，最早可以從他就學於毛班香的私塾談起，當時毛班香的父親毛漢詩偶而會來代課，他喜歡寫草書，所寫的王羲之〈十七帖〉姿態多變，讓于右任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陝西一帶，自古以來帝王諸侯的陵寢多不勝數，于右任從小就注意到三原老家北面的白鹿原，有一座唐高祖的獻陵，其中有好幾塊碑文經常被拓下來賣錢，因此在他成長的環境當中，無論是人文或是地緣，都與書法——尤其是北碑有著濃厚的關係。

### 十七帖

著名的草書法帖，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收藏王羲之草書書札的連卷刻本，共有書札二十八通，因為第一帖的第一行有「十七」二字而得名，是歷代書法家臨摹王羲之草書的重要依據。



3-5 王羲之所書〈十七帖〉局部

●在他兩次主持陝西戰局期間，外面雖然兵荒馬亂，他卻能夠苦中作樂，與幾個同道吟詩、對酒、訪碑，如「二月二日與俊夫諸公遊高陵」和「訪碑」兩首詩所云：

載酒三陽寺，尋碑興倍增。

民窮先廢學，廟破竟無僧。

造像搜頻得，浮圖倦未登。

歸途書所見，哀雁過高陵。

——「二月二日與俊夫諸公遊高陵」

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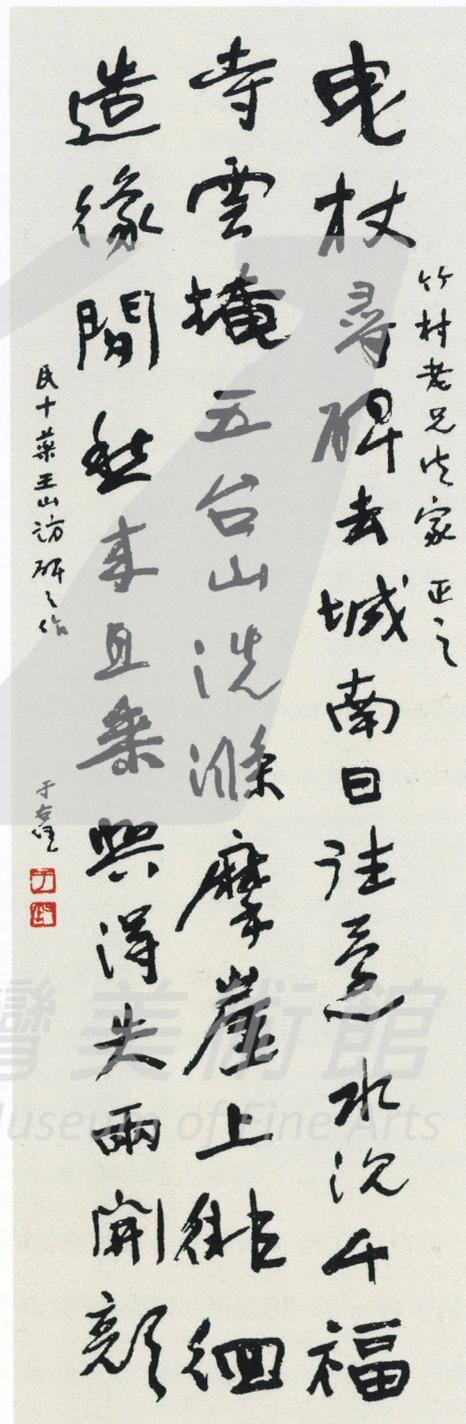
水沉千福寺，雲掩五台山。

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

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

——「訪碑」

●這等風流倜儻、得失兩忘，實在令人完全無法想像他正處於強敵環伺的困境當中。而更重要的是，當一樁樁戰事消弭之後，于右任訪碑、收集碑石與拓本的功夫卻從未中輟，其中又以尋訪到〈廣武將軍碑〉和蒐藏了著名的〈鴛鴦七誌碑〉最為書壇稱道。



3-6 民國十年于右任至藥王山訪碑後所題的訪碑詩

## 廣武將軍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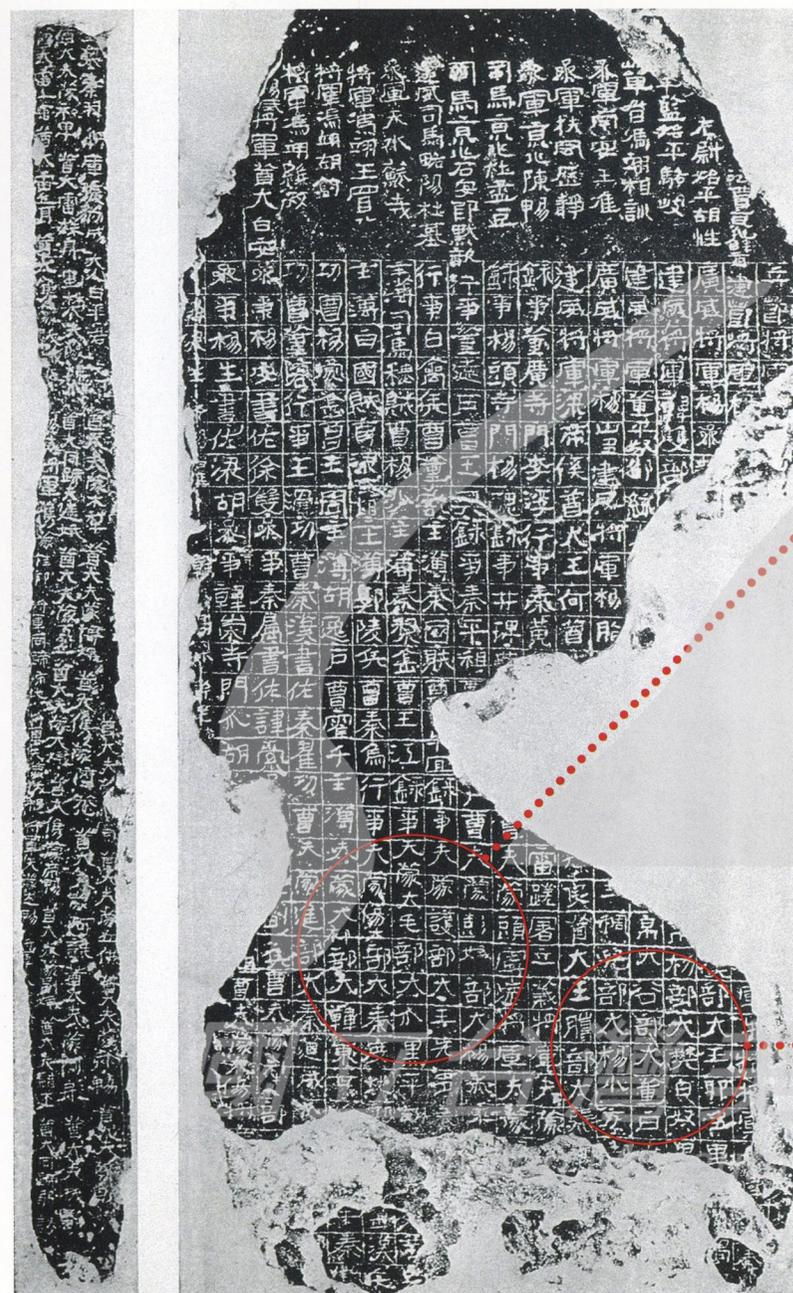
前秦苻堅時代的名碑，立於建元四年（西元三六八年），原石在陝西白水縣的倉頡廟，約乾隆年間佚失，二〇年代重新出土，因為于右任的「紀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的宣揚，再次被書壇所重視。關於此碑的評價，清末的康有為說：「近新出土以此為古雅第一」，「此碑在陝，亦為關中楷隸冠」，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廣武將軍碑在眾多北碑中不同凡響的地位。

廣武將軍碑字仍屬隸書，但因為當時楷書的發展已經漸臻成熟（僅比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早十五年），因此行筆帶有明顯的楷意，它的書風粗獷自然，不拘小節，一方面顯現了北方民族豪邁的性情，同時也以飽滿的天趣，寫出了另一種與士大夫階級截然不同的書風。

●于按「廣武將軍碑」是所知前秦苻堅時代的名碑，與史傳同年代的「鄧太尉碑」相齊名，出土後又一度失落，去處成迷，有人說碑石在陝西宜君縣，清朝的金石收藏家吳大澂曾專程下鄉訪求，也沒能找到原碑。民國七年二月，于右任去高陵訪碑的時候，在軍帳中置酒食，與文友飲酒同樂，同時談起碑拓的事來，席間有一位姓李的朋友隨手拿了一張拓本，出示給其他人看看，于右任一看拓本上有「部大酋大」、「夫蒙」等字，不由得驚喜萬分，原來「部大酋大」是前秦時代的官名，而「夫蒙」是羌人的姓氏，再加上拓本上開拔舒展的行隸，于右任立刻確定這就失軼多年的「廣武將軍碑」，一問之下，才知道原碑是在陝西白水縣。于右任曾經為了此碑在宜君縣的荒山中四處搜尋，如今可說

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廢功夫」，興奮之餘，吟成了一首〈紀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從其中的一些篇章，可以得知他搜羅之苦、得碑之喜悅，以及〈廣武將軍碑〉的歷史價值：碑版規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七年躍馬出山城，披荊斬棘搜求遍。出土復湮百餘年，金石學者眼為穿。昔人誤記後人覓，掘遍宜君郭外田。

●這首〈紀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原詩有七十六句之多，從上面結錄下來的句子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廣武將軍碑」上承秦漢、下啟六朝的特殊歷史地位，而在書法上的評價不輸「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這樣讓金石家企盼百年的名碑，突然在眼前展現，豈不讓人喜出望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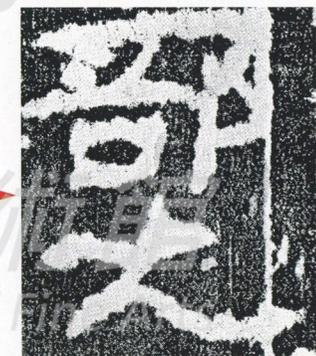


3-7 廣武將軍碑拓本

于右任曾提及：「我最初學魏碑與漢碑，後發現了廣武將軍碑，認為眾美皆備，即一心深研極究，臨寫不輟，得大受用，由是漸變作風……。」



3-8 廣武將軍碑拓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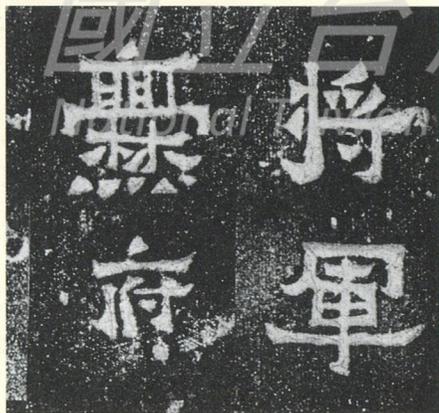
3-9 廣武將軍碑拓本局部



3-10 存放「饜寶子碑」的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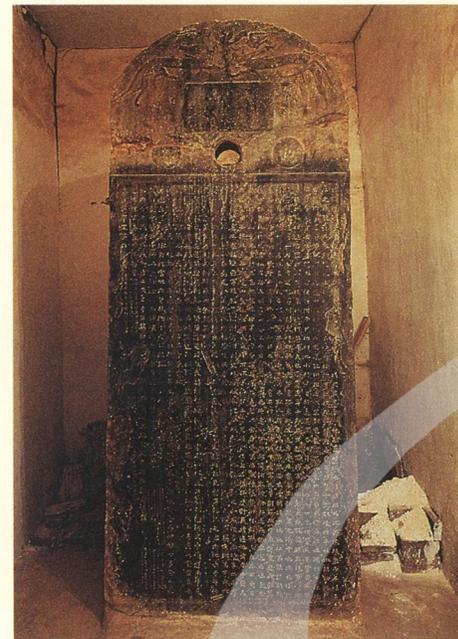
3-11 「饜寶子碑」碑石



3-12 「饜寶子碑」拓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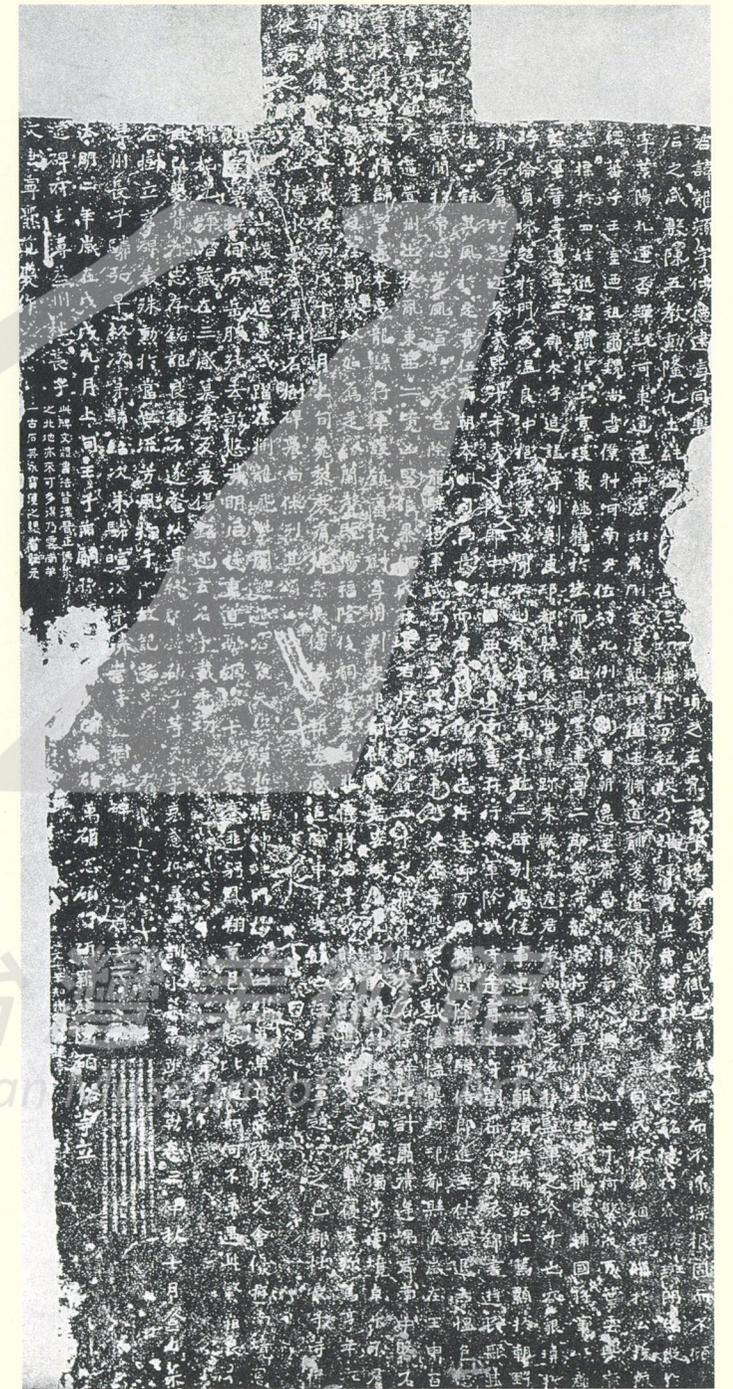
3-13 「饜寶子碑」拓本



3-14 「饜龍顏碑」碑石



3-15 「饜龍顏碑」拓本局部



3-16 「饜龍顏碑」拓本